

刘辰希 著

揭开战国名将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后人的命运之谜
一部向《教父》致敬的长篇小说

刘辰希 著

日本黑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黑帮/刘辰希 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229-01231-1

I.日… II.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61299 号

日本黑帮

RIBEN HEIBANG

刘辰希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周华章 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苏俊祯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180 千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你我都应该明白，生意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我们就谈生意，我死了五个人，你该不该埋单？

“开车!”

随着计程车门关上的刹那，新宿街头的喧嚣戛然而止。久久不能平复的，不止荒川贡的呼吸，还有他的心绪。脑袋还在嗡嗡作响，似乎在快速地收缩和膨胀，像是快要炸掉似的。他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水，长长的刘海纷乱地遮住他慌乱的眼神。这一切都太突然了，就算是预料中的，却仍然让人感觉太突然了……

“先生，你是要去哪里呢?”

“横滨，去横滨!”

“横滨吗？真是不巧了，我是台东区的车，再过一个小时就得去交班呢。您看……”

荒川贡慌乱地在身上翻找，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钱夹放在哪儿。他将手伸进西裤的口袋里，却摸到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那是个盛放着几颗糖果的玻璃瓶。他轻轻地碰触着，一丝冰凉传过手心。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将毒药做成糖果的形状——那些糖果身着美丽的糖衣，却是致命的剧毒，所有的甜蜜与温馨只是剧毒化开前短暂的幻影。这样肤浅的道理，在这片森林里滚着刀尖过来的贡，却都忘得一干二净。他心里狠狠地一痛，然后那痛苦开始在血液里蔓延。

“哎哟，先生，你的头皮擦破了，在流血呢。哎呀，这可真是糟糕的情况呀，要不我先送你去医院吧?”

唧唧歪歪的计程车司机打断了贡的思绪。贡找到钱夹，把里面

的现金全部扔在驾驶台上。司机瞄了一眼，足足有五六万日元呢！
“横滨。麻烦开快些。”

司机先是一愣，然后哑哑嘴说道：“看来先生的确是有急事呀。我也是个热心肠的人，你知道吧？台东人是最乐于助人的。那我就快马加鞭啦！”

赅侧过脸，不再答理司机。窗外掠过东京绚烂的街景，高楼林立，霓虹闪烁。再熟悉不过的一切，此时此刻却给赅带来一种初次来到东京时的陌生感。当时的陌生夹杂着的是兴奋与憧憬，而此时却夹杂着恐惧和悲哀。

路过东京塔的时候，赅仰起脸来看那座泛着温馨的橘红色光芒的美丽建筑。所有的橘红色回忆都被流光漂成了灰白色。属于这里的令人心暖的一切在此刻被证明都是假象，都是虚伪，都是幻影，都是冰冷。

就在几分钟之前，赅与死亡擦身而过。在这座城市里醉生梦死又如何？声色犬马之后，还不是命运的炮灰？这是一条不归路，大家都在硬着头皮往前走，栽倒后就是三尺黄土，所有的人都一样。赅看看自己，身着范思哲的西服和衬衫，脚踏普拉达的皮鞋，打着纪梵希的领带，戴着劳力士手表，一条项链也是蒂凡尼的。但那又怎么样？几分钟前，他差点丧命。而将他引入圈套的人，竟是他的最爱！他满足她，不惜一切。他以为有些情感这一辈子都不会变质，死都不会，可是他错了。然而他已无法选择，从走上这条路开始，就是一错再错。

“据前方记者发回的消息，在新宿和池袋附近同时发生枪击事件。警方已经封锁了该地区，目前是否有人人员伤亡还不清楚……近期东京发生……”

赅伸手关掉了收音机。一辆警车正从他们身边开过，赅眼神凶

狠起来。他松松领带，解开衬衣最上面的三颗纽扣，坚实胸膛上的刺青隐约可见。司机的不安这时似乎被证实了，他咽了口唾沫，再也不敢往贲这边看一眼。

“我家里还有老母亲和五岁的女儿……”说完，司机再也没敢说第二句话。

听到“母亲”这个词，贲的思绪不可避免地跳回到美丽的秋田。然而那样的日子也苍白了，因为结局的悲凉而随之苍白。所有的愉悦与温暖都因疼痛和仇恨而被抹去。贲甚至想不起母亲的样子来，她似乎是个勤劳的女人，周而复始地做着家务，从来没有停下过。真是令人心碎的人啊！然而，这个勤劳朴实的女人却是个有血性的人，虽然从未说过什么，但她用行动来告诉贲：做一个有血性的人！哪怕是死，也要维护这个姓氏的荣誉。

贲坚信自己有这样的品格和情感，但现实中命运无情地嘲讽他所坚信的东西。而有一种东西却不断沉淀下来，那就是仇恨。

神忘记了宽恕，却偏信于惩罚。

贲身上的刺青隐隐作痛。

“贲，我不能再给你打电话了，你到山下埠头的十七号口。”打来电话的饭盛丸说完便挂断了。这个时候，无论是警方还是家族的人，都想找到他们。整个东京地区，早已是天罗地网。

“山下埠头十七号口。为了你的母亲和女儿，请你按我的话做。”

司机满脸汗水，除了机械地驾驶着车在公路上疾驰，他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先生，老大，前面收费站……”

“有面巾纸吗？”

贲将遮光板拉下来照了照，他面无人色的脸上的血已经干了。

“在储物箱里。”

贵拉开储物箱，取出面巾纸擦脸，因为血已干了，脸越擦越花。

“妈的！你有别的衣服吗？”

“衣服？后备箱有一件夹克。”

“停车，去取。记住，别乱来，我要杀你易如反掌。”

司机早已吓傻，乖乖靠边停车，去取出了夹克。贵则把自己的西装扔到了护栏外。

车驶到收费站，窗口的职员说完“你好”，探头向车内张望。

“啊，你们真是够辛苦的，这么冷的天。”

“是吗？还好吧。最近很不安宁，所以正赶着回家呢。”

“回家？你不是台东的车吗？”

“啊，是啊。哈哈，最后一趟了嘛。送个熟人，酒喝多了。快过节了嘛，大家都这样！”

“是吗？那你路上小心吧。”

车驶出收费站，司机和荒川贵都惊出一身冷汗。

“刚才那个人、你和我都命悬一线，你知道吗？”

贵奇怪地笑起来。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笑。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但却又觉得这只是一场命运的玩弄——命运决定谁在什么时候死去。

终于到了埠头，几个身影向这边走了过来。

“我求求你……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求你给我一条活路……”

司机哭了出来，眼泪和鼻涕流作一团。他低声哀求着，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死在这个荒凉的码头，自己被扔在荒野的尸体会不会在几天甚至更久以后才被发现。而本来他应该在接一趟市内的客人之后，去台东交车，然后舒舒服服地回到家里，吃一碗妻子做的拉面，跟母亲闲扯几句，然后和女儿说晚安。而现在他却要面对命运

的宣判。他什么也没做错，却可能会死在这个与平时没什么两样的晚上。

饭盛丸走了过来，责叫司机下车。司机没办法，只好哆嗦着跟着下了车。

饭盛丸走上来什么也没说，只是结结实实地给了责一个拥抱。他抱着责，责能感觉到饭盛丸的身体在瑟瑟发抖。

饭盛丸扭头看了一眼司机。他二话没说，抽出枪走上前去。司机“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大丸，别杀他。”

“不能留后患，为了你。”

“我们已经没什么可输的了。他是无辜的，也帮了我。给他二十万日元，放他一条生路。他不会说什么的。”

大丸对着米叔点了下头，米叔的手下将司机拉开了。

大丸拉着责向船那边走去。

“米叔的船要运一批货去泰国。这是离开这里的最后机会。”

“我们不能一走了之。苍之介、雨还有宇佐美君他们怎么办呢？”

“我刚才接到消息，他们没一个活着出来。休虎要赶尽杀绝，第二军团全完了。”

“这么说，他和武田家妥协了？”

“是，东京太平了。”

“呵呵，以我们的血为代价？”

“你知道的。你心里应该明白，必须有人死。别说了，先上船。”

两人上船之后，米叔出来跟责击拳拥抱。

“你没事就好。”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大丸问米叔。

“没问题了。”米叔回答。

“贲，这张卡你收好。这里面的钱警方是查不到的，可以放心用。”贲察觉大丸的话有些不对劲，同时想到一向冲动的大丸此时此刻却异常冷静，便问道：“大丸，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丸一把抓过贲，将两人的额头紧紧贴在一起，表示就算是天塌下来这样的事情，两人也能扛过来。十几年来，贲从未见过大丸如此伤痛的表情，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伤痛。

“贲，夕子死了。”

贲发现不对，想要挣开，却感到脖子一疼，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米叔，开船！”

大丸将贲抱进船舱，出来之后，被米叔一把拉住。米叔一言不发，只是怔怔地看着大丸，他用眼神对大丸做最后的挽留。

“我心意已决。接下来的路，你陪贲走吧。我相信你。”

大丸说完挣脱开米叔的手，跳上了岸。

“你可以和贲一起走。你们还年轻，还可以东山再起呀！”米叔明知无用，却还是忍不住叫了出来。

“米叔，告诉贲，叫他给我好好活着！”大丸转身离开，他抱定了一死的决心。

“贲，对不起。在东京轰轰烈烈的一死，就是我最后的觉悟。”

远洋的汽笛已经响起。而在码头外的杉树林里，出租车司机被击毙。在这个繁华大都市的边缘，他面对的就是这样荒唐的命运。

当晚，上杉家族第二军团副将饭盛丸被击毙于上杉家府邸，血肉模糊，死得异常惨烈。

隶属第二军团的另两名副将：毛利苍之介被击毙于自己的轿车中；高梨雨的尸体被发现港区附近的一座垃圾站中。之前遇刺的

还有上杉家族高级参谋宇佐美戊辰。

第二天，东京地下世界两大势力——上杉家与武田家双方高层展开正式和平会晤。长达四日的会晤结束之后，上杉家族宣布放弃对东京北部新宿、中野、丰岛、文京、荒川及台东各区的控制，许诺在三个月内撤出全部势力；武田家将给予上杉家最大可能的帮助与支持，包括一些资金与关西地区的生意资源。

这样一来，上杉家族以第二军团全军覆没的惨痛损失为代价，结束了和武田家族在东京长达十余年的角逐，而持续五年之久的上杉家与武田两大家族势力的明争暗斗也宣告结束。黑帮械斗、暗杀现象大幅减少，平稳安定的局面由此展开。武田家迎来了在东京控霸的全盛时代。

而在这之前的五年，上杉家和武田家展开了怎样激烈的争斗？来自秋田县的少年荒川赉，又是怎样在东京闯荡，开辟天地，成为显赫的上杉家第二军团主将，成为名噪一时的东京黑帮传奇人物？那个装着糖果的玻璃瓶又承载着怎样的青涩回忆？……

伴随着轮船远航的汽笛声，追随着荒川赉纷乱的思绪，本书将揭开传奇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第一卷】

在南鹿半岛的日子，荒川贲早已记不太清了，那毕竟是在四岁之前的一段时间。他只记得冬天的海风又冷又咸，狭窄的屋子里总是充满一股腐烂的鱼腥气；从村口的那条小路延伸出去，似乎是在很远的山脚下，才能坐到去城里的汽车；山路崎岖，两边的荒草丛中，是孤零零地散落在平原上的坟墓。

父亲的样子早已模糊了，只记得他是个龌龊的人，总是一边吃着变质的沙丁鱼，一边用手指抠脚丫子。他时常破口大骂，怨天尤人，声音大得连木屋子都快要被掀翻似的。而贲的母亲荒川美优子却是个忍气吞声的人，一天到晚总是在做家务，忙个不停。

贲四岁那年，父亲突然死去。记不清是疾病还是海难，总之美优子以后没有再提起过她男人的死。

那年，美优子带着她四岁大的儿子荒川贲，赶上去南鹿城的汽车，然后再坐火车去投奔她在秋田的亲戚。

那年冬天的雪铺天盖地，似乎人们做什么都没了精神，都不如躲在被窝里冬眠的好。守着暖暖的炉子，男人们喝些清酒谈天说地；女人们则在旁边修修补补，做着各自的事情；贪玩的小孩们也不出门了，有几件城里百货大楼新上市的玩具，有几部电视里面播放的动画片，就足以让他们乖乖待在家里，而不是在会冻死人的天气里，打什么蠢透了的雪仗。

黄昏时分，美优子带着孩子下了火车，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不

知道是被咸腥的海风吹的，还是因为伤心，美优子时常流泪，双眼红红的，视力下降得厉害，甚至连站牌上的地名都很难看清了。她拉着孩子，踮起脚尖，努力想在线条密布的公交地图上寻找一个熟悉的地名。

“妈妈，饿。”

那个时候的贲并不知道“饥寒交迫”这个词，他只想，如果有一碗热腾腾的拉面摆在面前的话，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他实在是太饿了，但是母亲不敢把钱花在食物昂贵的火车里。

“好，马上就会有吃的了。”

美优子有些焦急，她眯缝着眼睛努力辨认着那些地名。终于，她找到了目的地的位置。她把贲背在身后，迎着寒风，沿着街道向前走。那风简直要把她的喉咙割破了，她觉得她的脸僵硬得像被打上了石膏。刀片样的风不断切割着她的膝盖，她穿的裤子实在是太薄了，因为她把棉裤脱下来裹住了贲的身体。她感觉不到饥饿，只是每移动一步，她都感觉到生命之火黯淡了一分。她企盼快一些，再快一些。她的手已冻得失去了知觉，她一定要在无法移动脚步之前，到达亲戚家。终于，他们来到了一条满是旧民居的街道，就是这里了。

美优子仔细辨认着门牌上的字迹，她不希望在这寒冷的天气里打扰到别的家庭，让那些坐在火炉或者暖气边的女人为一个走错门的陌生人忍受寒冷——她就是如此善良的一个女人。

再三辨认之后，确信是亲戚家了，她才按动了墙上的门铃。

“谁呀？”良久之后，门后才响起一个男人不耐烦的声音。

“对不起，我是荒川美优子。”她竭力打起精神，礼貌地说。

开门的是一个穿着和服、满脸胡楂的中年男人，他探头向美优子瞅了一眼。这个男人美优子并不认识，她有些吃惊，但随即又恢

复了平时的随和表情。

“请问是川口家吗，川口一夫家？”

“哦，不是，他两年前就搬走了。你看门牌了吗？这是川岛家。川口一夫一家已经搬走了。”

“哦，谢谢。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了。”

美优子抱歉地鞠了一躬，那男人随即把门关上了。

美优子心里充满了绝望。她身上没有多少钱，又没有一技之长，眼睛又看不清了。而且，这一刻她实在是走不动了。她背上的贲没有再出声，他的气息很微弱了。她心疼地抚摸了一下贲的额头，发现竟然那么烫。贲的小脸红中透紫，显然是发烧了。

她无能为力，她不知道医院在哪里。迫不得已，她再次敲响了川岛家的门。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的儿子生病了……”

美优子惊慌失措，眼泪夺眶而出。那男人向她怀中的孩子探出手：

“这么烫！快进来吧。”

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寒冷的夜晚，一个叫川岛的男人救了贲的命。他将贲送到离他家最近的诊所，并给美优子买了便当和咖啡。他照顾贲直到大半夜，并允诺会在第二天再来看他们。美优子把所有的钱都用在医药费上了，现在她已身无分文。

那个男人第二天如约来了，提着一些水果和饼干。他刮干净了胡子，头发也打理整齐了，看起来也就三十来岁的样子。他推开门的时候，美优子并没有醒来。他看看病床上虎头虎脑的贲，然后绕过病床，从袋子里取出一条毯子，披在美优子的身上。

“啊，是您……”

美优子醒了，看了看眼前这个男人，有些语塞。也许是脑袋里

还装着刚才做的一大堆稀奇古怪的梦，来不及做出反应，她尴尬地笑了笑。

“早上好，你醒了。你儿子好些了吗？昨晚还好吗？”那男人说着，把水果和饼干放在了床头柜上。

“还没请教您的大名？您真是我们母子的恩人，实在是太感谢您了，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美优子站起来，向叫川岛的男人鞠躬。

“啊，我叫川岛正雄，请多指教。别您啊您的这么客气，叫我正雄就好了。”

“我叫荒川美优子，请多指教。这是我的儿子，荒川贵。”

“荒川贵啊，真是特别而又威武的名字呀。”

“随便取的，我们是小地方的人……”

“哪里的呢？是川口一家的亲戚吗？他们走了好久了，我也是后搬来的，无法给你提供他们的地址，实在抱歉。”

“您太客气了，已经很麻烦您了。我们来自南鹿的一个小渔村。孩子的父亲过世了，没有可以挣钱养家的人了，所以我们来投奔亲戚。”

川岛正雄点点头，表示理解和惋惜。

“对了，夫人还没吃东西吧？我买了泡面，还是我们出去吃？”

美优子确实是两天都没吃东西了，饿得都忘记饿了。她有些不知所措地接过川岛正雄递来的泡面。

“妈，我饿了！”这个时候贵醒了过来。

接着他吃了两包泡面，一盒饼干和两个苹果，狼吞虎咽，简直没有一点生病的样子。川岛正雄又和美优子聊了一会儿，便去上班了。

川岛正雄三十多岁，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的商科。以前他在仙台的一家大公司做会计，前年妻子因为难产去世，伤心欲绝的他回